

作者以深邃博大的目光，
从神话传说或寓言中，
探索到宇宙人生的秘密中，
把神话传说与科学的结合，
从神话走向科学文明之先河，
为神话与科学开辟神路。

陈
钧 著

漓江出版社 / 出版

中国神话新论



陈
钧
著

漓江出版社／出版

中国神话新论

(桂) 新登字03号

中 国 神 话 新 论

陈 钧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-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求是杂志社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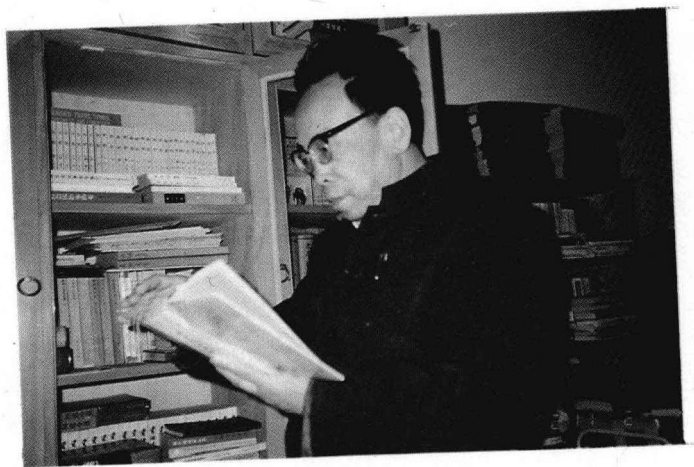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7 插页 字数 110,000

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册

ISBN 7-5407-1141-8 / I·802

定价: 5.60 元



作者在书山

陈 卫 摄

作者简介

陈钧，原名陈琳。四川省中江县人。1936年11月生，1950年参加人民解放军。为国为民奋勇作战，立有一等和三等军功。现为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，中国通俗军事文艺丛书主编，《中国改革与开放》杂志社社长。参加了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。主要著作有：《毛泽东选集典故》、《通俗文学散论》、《纪念杨阁公》、《歇后语大全》（与人合作）等。《高等学校文科教材》选有他的作品，国外不少书刊评介了他的文章。所作《八十年武侠小说蠡测》，在香港举行的“中国武侠小说国际研讨会”上，为国争光；其《烛龙新探》，在台湾召开的“中国民间文学国际学术会议”上，“甚获好评”。此外，他还发表过诗歌百余首，论文多篇。主编过《长城文艺》、《通俗小说文库》和《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》等书刊。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神话论文集。

作者以深邃锐敏的目光，从中国神话发展演变和自然科学历史的轨迹中，捕捉到神话与科学的结合，发现神话为科学发明之先声，或以科学现象解释神话，或以神话论证现代科学，使古老的神话放射出变幻莫测的璀璨闪光。发人深思，引人回味；可净化灵魂，可给人力量。既饮誉国内文坛，又在国际会议上为国争光。我国神话学界的泰斗袁珂先生在为此书所写的“序”中，热情洋溢地称赞：“这是好的现象。这可以使神话研究思路日广，从先前封闭式的领域中解放出来，走向开拓的途径，取得更大的成就。”

漫道神话无新意，全在大胆开拓中。

序

袁 珂

学海无涯。神话象是一颗多棱面的宝石。从不同光点的照映中，可以投射出变幻莫测的璀璨的闪光；又象是旅人遨游名山大壑，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由于视角不同，立论自然有异。所以近年神话学者，大都带着“新”的姿态，进入研究领域，此本书《新论》所以为“新”也。这是好的现象。这可以使神话研究思路

日广，从先前封闭式的领域中解放出来，走向开拓的途径，取得更大的成就。百花同显烂熳，不废五色缤纷。

而于缤纷的五色中，本书的思路，与众不同的，是它还在好些篇目中，将神话引向了科学，或者说，使神话和科学结合起来。或说神话是科学创造发明的先声，如《混沌新识》谓汉代浑天仪的创造是受了混沌神话的影响；《论伏羲与八卦》谓今代数学的“二进制”、生物学的遗传密码、化学的化合价理论、乃至天文学、军事学、哲学、史学、医学中有关的事物都可以从

传说伏羲所画的八卦中见到。或以科学现象解释古代神话，如《烛龙新探》谓北极光是烛龙神话的原型（此虽已有成说，重申似也无妨）；《金乌新释》谓“日中金乌”实际上是太阳中的黑子；《玉兔新析》谓月中玉兔、蟾蜍，实际上是月中山河之影。等等。这些确实有新意，是本书的一个特色。

在神话研究的程途，陈钧同志是我多年的战友。他原系军人，本来从事纪实体革命文学的研究，却因连类而及，转向古典文学，乃至上溯到古代神话传说。后者可能受了一些我的影响，但主要恐怕还是

由于他的气质开朗，研究学问，时限的跨度才能有这么大。近三十年来，由于历史的曲折，他攀登学术山岭，也经历了生涯的坎坷和艰辛。随着大局转变，柳暗花明，他亦否极泰来，蹶然复起，以勇毅的精神，紧跟时代的脚步，继续前业，孜孜矻矻，龟勉以赴。近些年来，他守着文化战线的岗位，不论从通俗文艺的组织上，或从神话研究上，或从革命文学的编写上，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，有了重要的贡献。

在革命文学的编写上，他撰著了一部《〈毛泽东选集〉典故》，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今年五月出

版，煌煌500余页，40多万言，就是一部经历了28年才和读者见面的重要著作。这部著作有益于毛泽东思想向广大群众普及，并且有益于提高群众的古典文化知识。28年前我有幸读过这部著作的初稿，28年后它终于历经风雨，有志竟成，更焕发了英姿：值得我为它的艰难问世感到高兴。

在神话研究方面，他最初是由田野作业的搜集整理工作开始的。他在四川省中江县会棚公社搜集到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共八九篇，经过初步整理。得《伏羲兄妹制人烟》以下三篇，我看了觉得有意义，便

写了一篇短文《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》，将它们推荐发表在1964年第3期的《民间文学》上。这三篇大约是解放后汉族口传神话最早出现在刊物上的，因而立刻引起重视，受到好评。不意两年以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刚要开始，山雨欲来，风云陡变。《民间文学》忽然发表一篇严厉批评文章：《一组有毒的神话》。锋芒所及，似乎更在我的身上，因为我不合目标比较显著，更不合为三篇文章唱了赞歌。当时确有些不寒而慄，惴惴难安。但实际上我倒并未为此文受多大影响，当时我主要是被更大的罪名“里通外国”、

“卖国求荣”（与苏联友人李福清通过十来封关于《中国古代神话》翻译问题的信）将此“小事一椿”掩盖过去了。直接受影响最深的，后来听说还是陈钧同志本人。既然神话“有毒”，刊物公开批评，那就证据确凿，难逃“革命”罗织的“法”网。在乡下，同龄男女嫉恨者借此逞威的苦刑，陈钧同志想来还是受得足够了。时过事迁，星移斗转，十多年后，“一组毒草”忽又全都变做了香花。好些神话论文中，都曾不止一次分别提到三篇文章，而且在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《民间文学作

品选》中，还特地选入了《伏羲，伏羲，教人打鱼》一篇。三篇文章，据我所知，在苏联著名汉学家李福清院士的《中国神话故事论集》一书中，已将它们作为“新采录的神话传说”而给予了较详细的论述。可见在扭曲的历史过程中被颠倒的事物，终于还是须要颠倒过来的——英雄而今安在哉！

沐浴着解冻的春风，年富力强的陈钧同志，更勃发了作为军人的雄心壮志。十多年前，我就听说他有从古文献中搜集整理全部民间文学资料的构想，后来听说他确实在做这件辛苦的工作，他沉浸在浩瀚

的书林中，废寝忘餐，孜孜以求。后来大约因为搞组织工作的缘故，才稍稍中断。据说他将把首批整理诠释好的部分神话材料，结集问世，名之曰《中国神话大观》，不久可能便会和读者见面。在这中间，他还出其余绪，抽暇写了一些研究神话的文章，有的已在刊物上发表过，有的是新近完成的，现在结为一集，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《新论》。

《新论》的特色，前面已略有介绍，至于它的内容价值高低，见仁见智，读者自有权衡，用不着我在这里详加评介。序言只是引子，

不是书评。在文化学术有些滑坡、出版事业相当严峻的今天，它能脱颖而出，以矫捷轻便之身，和广大读者见面，这本身便说明了它存在的价值。我在本文开端已经说过，它是以“新”的姿态进入神话研究领域的，这种新的视角，将会使过去封闭式的研究，愈益走向开拓，从而为神话殿堂的建造，添加更多的砖瓦。为了我和作者曾有一段不算短期的战斗因缘，遂遵命写文，志我的感叹和欢喜。

——1992、8、19于成都。

目 录

序.....	袁珂 (1)
混沌新识.....	(1)
盘古考.....	(23)
盘古新考.....	(39)
论伏羲与八卦.....	(49)
烛龙新探.....	(82)
论月神嫦娥.....	(95)
金乌新释.....	(121)
玉兔新析.....	(144)
“造人”“补天”考.....	(159)
附：金荣华教授来信.....	(195)
跋.....	(196)
引用书目.....	(198)